



一、商業空間

## 喜餅店

——寫在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隔年大遊行後

喜豐香餅店

「一個工地的前門

並不總是與後門對齊的」

在吊車運來

第二棵楓香的那天

我站在二樓的陽台

鐵窗是菱形的

對面大樓的保全身穿全套制服

我可以看見吊車的脖子

樹的枝葉在旋轉

上頭還有藍色的塑膠繩

牆上有方形的開口

泥作師傅來過

下午鐵工要進場

之後是業主

業主會在秋天結束之前

他們把模子帶來

紅龜粿的、老喜餅的、我也分不清的

各式各樣的凹槽

以及凹槽裡的花

像是房子裡的房子

像是

我進去角落傾斜的茶室

房間裡還有一個

小的房間

打開來都是燙金的字

十里百里的傍晚

燈泡在老玻璃瓶中把金箔攤開

像是日子裡還有

而我們將剩下的都熨在上頭

——合風蒼飛設計，2019年

改裝完工

# 手扶梯

坡上  
的  
見證者

消失的誠品書店

我喜歡手扶梯

手扶梯把我穩定地傳送

搭配張望

手扶梯其實是一種纜車

每當有人在維修時打開它

就像看著對向的纜車停在半空中

車廂裡播放著五顏六色

油漆狀的電影

不久就把車廂灌滿

直到玻璃窗飽和得像是一張色票

我也不疑有他

每到一個新的樓層

車廂門就打開一次

紅色的人

紫色的人

粉紅色的人

鵝黃色的人

我也喜歡看地板上滴得到處都是

乾掉之後油漆形成新的皮

直到纜車到頂了

所有人都得下車

有人還堅持往上走了一段

去看不會滿出來的電影

儘管爆米花會黏得整支手都是

像望遠鏡

跟星星的關係

坡上  
的  
見證者

像天線跟動物的關係

我總是不隔多久

就上來一次塔台

然後再若無其事地離開

這麼巨大的天線塔

其實是一支乒乓球拍吧

不時會有球來

像空氣一樣的透明乒乓球

沒有球的時候

就拉好衣角站著

久了以後鞋子上都是動物

好像是長出來似的

之後是褲子上、肩膀上

最後是頭頂上

我喜歡在裡頭亂逛

從「食譜」一直走到「語言學習」

但是我知道我有一個房間

我後來知道凡是彎彎曲曲的都可以叫做等待

於是我等待

於是我等待一個房間

我才慢慢接近它

然後我就成了植物

我可以看見蛇窩在哪裡

我可以感覺到螞蟻

山羌、穿山甲、白頭翁

水在我的腳尖

水使我輕盈

然後我像摘蘋果的少女一樣

用籃子接住每一段陽光

直到天黑

但我偶爾也會碰到聚會

蕨類的聚會、針葉樹的聚會

成群的苔蘚的派對

我也聽得津津有味

比較像是健康步道

我媽就會這樣說

下山的時候還要倒退著走

比較不傷膝蓋

我想是因為倒退的時候都是多的  
前進的時候都是來不及的

其他人都是視若無睹的

因此我變成一個發明家

土地界碑、垃圾桶、

破裂的水管、青蛙

青蛙

我很高興我見到青蛙

牠目送著我倒退離開

我每一次離開

我知道我每一次來

從山腳下搭纜車

纜車的油漆裝滿又潑散

我把錢都花在這裡

我媽並不阻止我

我媽總是幫我準備毛巾

還有我爸

在他那裡更多的是標語和號誌

前方日出

請小心駕駛

前方黃昏逆光

請小心駕駛

小心野生動物

小心火源

請勿野炊

然後出現一條條黃色和黑色的反光線  
亮晃晃的

坡上  
的  
見證者

我每一次來

我知道我每一次離開

有時候太陽跟我說

有時候月亮跟我說

詩人

我們為每個人調的顏色

將他們注滿

但你是透明的

原來我是透明的

但我以為人是一個單色的

譬如他們有一個紅色的片場

裡頭有一張紅色的導演椅

紅色的劇組人員四處奔跑

手上拿著一份紅色的劇本

是這個塔台找到了我

在第一個天亮以前

換出了我的顏色

塔台蒐集了各式各樣的顏色

原來我沒有顏色

像是一把手扶梯

在沒有人的時候

靜靜地來回

最後停了下來

單純地等待

山豬群一階一階地向上爬過

透明的山澗水

一階一階地流下來

直到

再一次運轉起來

從黑色、到深紫色、深藍色

空氣的味道

我可以看見自己的肺

藍色、淡藍色、淡黃色

我離開了很久

再回來的時候

塔台已經不見了

我曾經在那裡買過很多詩集

但那裡不見了

我站在山頂呼嚕嚕的纜車站

看著另外一個山頂

那裡有一個新的塔台

西裝筆挺地站著

一支新的乒乓球拍

——於誠品台中新光三越店，三大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設

計，2000年開始營業

坡上  
的  
見證者

# 不動煙火

少少 原始感覺研究室

把網子拉上

蝸牛

沿著潮濕的金屬管

你的座位

旁邊有一盞銅燈

光的桌椅

下午的木頭

亞熱帶

厚綠色舉手

你抬起頭

山暗下來

坡上  
的  
見證者

你是明度最低的歌

歌在

空氣皮層

針織網

灰黑色的香氣

雨不斷下來

有些什麼正在衰敗

有什麼在展開

舊的新的溪山

我見過蛇

像不動的煙火

——自然洋行建築設計團隊，2014年完工



## 九零後

坡上  
的  
見證者

### 樹屋三連作

有一天醒來我切掉古典音樂

我想燒一些木頭在早晨

早晨洋蔥似的光裡

一批燒杉雨淋板

建築師在火焰離開的地方端詳建築師說

「我喜歡柳杉」而我想

這是詩意的

柳杉沒什麼節眼客人喜歡

一棟房子不張開眼睛

於是我們燻它

譬如烤一顆毬果毬果因此打開

譬如烤窗戶

在那個頂端木頭不好張羅的地方我們

改成銅製蓋板

然而那就不是木工的那是

鐵工的

被一個獵人推開

天窗以及抱枕

「這可是一個樹屋」獵人說

但是不碰到樹

我想這是詩意的

結構技師讓每一支樓梯搖晃但

不致倒塌這是

一個柔軟的故事

就像一顆毬果打開裡面有完整的一天

裡面有三分之一的睡眠、五分之一的

飲食、

半張桌子，

加上建築師中小說的第二個章節

那裡有一個城市瑣碎但正確

居民永遠在討論海邊

海岸跟沙子的區別

燒杉是否比炭來得更直接

我想這應該是

詩意的身為一個木工處理疏伐材

不問火也不避免明天

搭一座房子

寧靜且專心地

遠離早晨

——蕭有志設計，2018年ADA新銳建築獎佳作

# 少年的最後一個傍晚

綠光計畫 范特喜文創聚落

作為一個二樓的平台

除了採光

你問我

我還關心什麼問題

他們如何接近你

他們如何找到背面的樓梯

我等待麻雀

等待十八歲

我等待他們從門裡面出來

十八歲的時候

最接近城市

坡上的  
見證者

他們如何圈住你

他們如何躲開一棵樹

五公分、五公分地

愛另一個人

那樣子計較

一個下午

假性的盆地上空不停的雲

他們如何上

他們如何下

他們如何符合消防逃生的動線

他們如何經過容積建蔽的投影

他們如何老去

他們如何老去並且測量

黑色的扶手

在一個舊日的傍晚一個少年不停向後

如果城市是心碎的那麼城市的背面

少年心想

我要走到那裡

比每一台公車的終點再往後一站的

我要走到那裡

燈亮了

在那麼一個瞬間

我看見少年停在那裡，抬起頭

整個城市變成了黃色

他發現了

他發現了，並且驚訝不已

——范特喜微創文化，2011年成立1號店